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詩序補義卷四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鄘

二說見邶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按史記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弟和有寵于釐侯和

賂士襲攻共伯于墓上自殺衛人謚曰共伯而立和是為武公則武公固簒弑之賊也索隱力辨其誣諸儒皆不用其説獨王氏柏信之以為功過自不相掩不知此正宣王之世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君簒國令即以詩考之曰髧彼兩髦知共伯之卒在釐侯未薨之前也序曰共世子知未立為君也史遷之説誣矣盖共伯蚤卒姜以歸寧至齊母留之而欲奪其志故姜作詩自誓耳詩入衛風知姜已歸衛也

一章或以室女謂共姜非也髦者人子之飾内則曰拂髦冠緌豈必拂髦者皆未冠也詩曰烝我髦士豈必髦士皆總角也況髧彼兩髦其語最暱非從未識而懸擬之辭汎彼柏舟無所依薄夫死無依也曰在彼中河衛在河北併鄘之地兼有河南中河正指衛地也謚曰共姜從夫之謚也如未婚不得祔廟又安得從夫謚則姜非室女也嚴氏粲云父母子之天夫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在唯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

我而奪我之志也

二章母子而言天人盖母子相接專以恩言天人相接純以理言此心一毫隱私便不可對天若純白無私天必諒之今何以不諒乎

柏舟二章章七句

鄘風至牆茨鶉奔極矣宣姜之不淑奪於齊也豈知衛之先有守義之共姜為强齊所不能奪乎姜一女子乃前與柏舟之仁人後與淇澳之君子各

冠一編之首聖人之重節義扶名教也如是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宣公納婦之惡詩人已刺之如新臺二

子乘舟之類至宣公卒惠公幼宣姜復下適于頑此

又從前詩人意想所不到者矣形之于辭則汚齒頰

筆之于書則辱簡編播之鄰國吾君無以列諸侯告

之先王曾孫何以承秬鬯于是深疾之不得不轉為

掩覆之故其詩一字不粘君父若尋常相刺者然夫

深疾之而又掩覆之如此則其痛心刺骨也何極哉

一章牆以蔽室不幸有茨埽則壞墻而室之蔽毀矣禮以蔽國不幸而有中冓之言道則醜聲著而國之蔽毀矣蓋謂不出諸口猶得飾為外觀一經道破則毀垣見室汚惡顯呈中冓從墻字來牆正所以蔽中冓也即有事非中冓從而道之然語及其人亦足醜也

二章如鄘國問及安能不答但約略置之不堪悉數

也如事非中冓或可詳之然又恐人之言吾中冓者更長也

三章當言及而避之不可誦讀也即誦其別端而聞者了然徒取辱而已醜已醜之辱人辱之也傳云讀猶抽也不特解詩明確且為千古讀書第一真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按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惠公之兄也杜預云
不可昭伯不可也然則强之者齊人矣所謂齊人
則襄公也宣姜者襄公之女也於是諸兒流毒遍
于魯衛矣或曰何以公然舉五子女而無忌豐氏
云以理揆之殆非私通也奉齊之命下適于頑耳
左氏以其人倫失序故謂之烝而宣姜得從夫謚
者惠公諱母之惡而祔于宣廟也夫宣姜織行五
子女皆賢此康叔武公遺澤未泯蓋不可以常理

論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此詩在牆茨之後鶉奔之前盖刺宣姜之棄位而姣序言令日之下適于頑者乃曾為衛夫人者也可刺也盖惠公即位其副褘立于東房者非宣姜也何以云祭服宣沒而姜已不承事君子何以言展衣盖追叙其為夫人時可尊可貴而深悼其令日之汚辱也

點睛處在不淑兩字不淑者無偕老之德也

一章凡稱夫人從無說到偕老者以夫人之偕老不足奇也若宣姜以夫人而棄位適頑此從來夫人絕無之事故提出君子偕老已含起不淑淑者德也然不必深求也能與君子偕老便是貞淑之德可以不愧此服矣副笄六珈舉一首服而揄翟闕翟在內即下所云象服也委折也委委折旋中矩也佗周南作蛇佗佗周旋中規也以行步言如山安重如河宏廣

以容貌言皆夫人盛德之容也宜者稱其服也承偕老來宜于始亦宜于終雖君薨稱未亡人猶象服以終其身生有夫人之奉死備夫人之禮凡為夫人者皆如是子亦當如是也而云子之不淑其誰信之傳曰子若是何謂不善乎只作疑問之辭以起下二章委佗二句非泛設正與下二章美色相照而宣姜無一不相反也

二章鮮明者子之翟衣而但見其髮之美也玉瑱象

揥皆副笄所垂之飾而但見其眉之廣而白也子試思胡然而人尊之如天敬之如帝以小君猶之君也釋詁天帝皆君也以與君偕老當服夫人之服而豈徒以色也乎

三章展衣后見于王及見賔客之服詳周禮內司服註言鮮明者子之展衣有時蒙彼縐絺于展衣之上服非不度也而但見目之清眉之廣額之豐滿信為邦之媛而絕不見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度此其

所以不淑而不能偕老以致象服無以終其身乎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　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淫亂之人一人而亂三貴族之女而其輩行又相若其期會迎送又適相同無是理矣

此為刺淫之詩只三云字可見云是詩人云之也云子誰思思孟姜耳且思其期我要我送我耳下三句

皆所思之境沬東沬北以見沬土無不皆然衛俗在位之淫可知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之詩非淫者自作也觀三衛之詩若新臺牆茨君子偕老鶉奔等篇雖以國君之尊小君之貴躬蹈淫佚刺不置口即北風之威虐有所不顧想見直道猶存而之人者乃歷歷自指所私姓氏及期送之地形為歌詠將羣起攻之能一日容于其

國哉大抵淫奔之人暗室之中嘗恐張皇未有自鳴其事者也若夫桑間濮上之音尤與此不相及按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聲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曰此亡國之聲也得之于桑間濮上乎然則紂之樂先宣惠者數百年而譜入衛風可乎晉平公又後宣惠百餘年而譜入宣惠之世可乎或曰惟二南為房中之樂

而十三國未可以入樂則季札觀樂之時魯太師何以及國風而七月一篇又何以三分其詩當周禮豳雅頌豳然呂成公直謂三百篇皆雅樂則昔人議之盖刺淫之詩非祭祀朝聘之用觀伯有賦鶉之奔奔而趙孟以為床笫之言使臣弗敢與聞可見矣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詩意若刺惠公而序以為刺宣姜誅亂始也非宣姜
則惠公無可刺矣若碩則詩人所不屑刺者也
如兩章俱述惠公語惠公宣姜子也防閑則可而曰
鶉鵲之不如乎當從舊說詩人刺之也我我君也提
出兄字而宣姜已不可勝誅以揭起次章之意君小
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此衛文中興民物富庶而詩人追賦之也熒澤之敗宗社國都典章人物一時俱盡而七百餘遺黎依依不舍從我播遷文公以亨屯之才與民更始審形勢建寢廟課農桑詩人節節寫來便見日月重新山川再造有勃然蹶生氣象故詩但言宮室而城郭都邑皆在度量中也但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備舉也但言

一升一望而朝市民居形勝要害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廛有田有宅也但言卜吉而人心驩洽人謀僉同也但言夙駕而宵衣旰食戴星往來也末言騋牝三千則國家之富强可知而總歸于秉心之塞淵落落舉數大端中興規模無一不具夫邢衛俱借壽于齊桓邢延二十餘年而亡衛自文公以後六國俱滅帝丘歸然傳世四十歷年九百今讀定之方中而已知其氣象之不侔也

一章首四語國勢振起詩人無限興會　傳云楚宮
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是也室猶宮也箋
云楚宮謂宗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廐庫次之居室為後按楚宮占定楚室揆日互文
耳箋說為優
忽舉榛栗椅桐梓漆似與上文不屬從鄭氏以楚宮
為宗廟則朱子所云邉實琴瑟之材方有着落止言
琴瑟舉一例餘

二章傳云虛漕虛也景山大山京高丘也東萊詩記從之若登山測影既無八尺之臬又無一尺五寸之土圭何以測之若一望可測則首章建國匠人規制不必如許煩重且文義亦複當以集傳後説為是首章言建國規制三章言國家殷富而此章推原將遷時一段審慎之意終焉允臧承上起下由升而望一望中已包楚與堂景山與京在內下以降觀于桑與升虛相應或詳或畧錯綜成文

三章鄭箋雨止星見想見輦路泥濘輕車簡從侵晨而出固不是尋常勸農亦不僅是平日省耕乃播遷後提起精神與民同作息俱從四字中寫出

顧氏兆麟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讀斷命辭已藏在内星言夙駕另起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田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一氣讀人指文公猶言斯人不但有實心并有實政騋牝三千正其實政之驗也人字不對騋牝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止奔與刺奔不同刺者已然而刺之止者未然而止之也熒澤之敗左氏曰男女從戴公者七百三十人朝歌生靈盡矣然懿公好鶴鶴有乘軒國人棄甲而走因以亡國則所以敗亡之由猶未盡晰也及文公布化禮義之說明興亡之幾著而揆厥所先其君被

醢其民被屠皆由淫亂致之故此詩直陳炯戒怵以危言以為越禮私奔則死期之將至也

一章天有蝃蝀猶宮幃有宣淫之事也齊在衛東正宣姜父母兄弟之國故曰在東莫敢指斥之者怵于其父母兄弟之威也不知女子有行已與父母兄弟遠矣可恃其威而淫佚無忌乎

二章朝隮鄭氏以為虹也曹風云南山朝隮詩人取以為庇護小人之象何以見彼為雲氣而此獨為虹

鄭不可從衛在齊西朝隮于西者言雲氣自東而西資其庇護而淫佚不道然其雨不過崇朝耳喻虢樂不久也女子已遠兄弟父母矣豈可恃其庇覆而棄位而姣乎此二章是致亂之由

三章乃如之人方就今日說命是禍福之命言婚姻之道當先貞信如其懷婚姻而大無貞信若從前所為則不知禍福之天命而死期之立至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風人之旨無有徑直如此者且其意亦一覧而盡餘州𢀸言所以譏其太直也細按當日時勢乃知此及前篇同出敗亡之後其創鉅其痛深故其辭簡直而峻厲所謂傷弓之鳥飛徐悲鳴聞弦聲而頓墮者也

或謂蝃蝀相鼠文公訓誥其民者也則序不應言刺蓋公所自盡者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數大事積習

為之一變莫不惡惡如巷伯相鼠是也莫不好賢如緇衣干旄是也故讀定之方中知立國之規模讀蝃蝀三篇知當時之好惡而收束于載馳以見其君臣勵精惕志皆從患難中錘鍊得之者也

集傳威儀容止正指有位非必執野人而責以禮也箋云傷化敗俗即朱子所云敗常亂俗而久生于世則是賊而已矣一段意相字直貫到人身上當局者昏旁觀獨明左氏因此詩凡軟如忘視不登帶目不

在體者皆以死許之而其言卒驗

相鼠猶有四體人而無禮是無四體矣何以生葢從憂患如此歷鍊而猶不能動心忍性變其積習更何處王成何所屬望留一日則為一日之蠧故曰不如速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韓詩外傳三引此詩以明禮之不可已其義甚精禮運亦引末章然不可謂即此已盡詩意白虎通

德云此妻諫夫之辭臆說也

干旄美好善也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此美衛大夫之好善首四句但言旌旄車馬之盛末二句從賢人身上說他何以報此殊遇作不了之辭大夫之賢却于對面照出而上四句並未及見賢一字乃無一字不為見賢設也衛自武公而後代少賢君數十年來從未見此盛舉詩人眼界一新從前之

沫東沫北條為今日之浚郊浚都同一衛而衛之君臣胥壞懸隔安得不欣幸之雖然惡惡不深則好賢不至君子謂干旄之篇即托根于蝃蝀相鼠乎

駕車用四馬自是常制詩言五之六之徐氏光啓引漢太守五馬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以為古有是制宋方匀泊宅編引此詩為太守五馬之證然五馬自是漢制夏書亦未必確指大夫故朱子但言其盛而不過求其說也第衛當敗亡之後即集傳所謂

人心危懼興起善端之時其君大帛之冠大布之衣戴星出入為之臣者始而四馬繼而五之後且六之不守常制彼姝子豈肯以非禮相接而詩人豈肯以非禮見頌斯大可疑也知程子以素絲良馬為見賢之禮其說不可易也自古見賢恒用車馬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卷阿云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大夫以車馬聘賢人禮也五之六之程子所謂有加無已也素絲紕之據周禮註云用以維之恐旗縿之曳地

據爾雅則為龍旂之飾以縁旒之邊者孔氏又謂以素絲為線縷使之相連一物三異其說按集傳乘此車馬即在建此旌旗内孔疏云未設縿旒空有析羽謂之旌既無縿旒又安得有素絲之祝耶王氏云素絲為組以繫良馬其說是也程子以素絲為束帛義猶未安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總聞云衛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

將何賛助以為報也是以姝子為女子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閔其宗室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録詩者只重義不可歸不敢踰越以見穆姬之賢其于思衛之切望救之殷皆非所重若詩人之意全注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上而以歸唁衛侯領起嚴氏粲

曰夫人蓋欲赴愬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

次章承上起下三章方明荅之而所以欲歸之故至

末章說破不如我所之繳轉歸唁見此行所係甚重

也

一章載馳載驅虛寫歸唁之急即泉水所云載脂載

舝旋車言邁是也大夫蘇傳云許大夫之弔衛者也

大意云馳驅而歸唁于衛此予志也乃不使我馳驅

而僅使大夫跋涉則驅馬至漕遂成虛願憂心所結

何以解之故下章以既不我嘉緊接

二章既者已事之辭箋以上章大夫為告難之衛大夫則義不得歸意全未及於此既字難通故不得不訓既為實集傳謂大夫跋涉而來引以為憂則義不得歸意亦未盡于兩既字亦有礙不得不釋既為果其實義不得歸意已盡于大夫跋涉句此中便包穆公阻之于內羣臣諫之于外遣大夫唁之不使夫人往可知故云爾既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不能旋歸矣

于兩既字方有看落視爾不臧詩記云為許人者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也

三章嚴氏粲曰我無所告愬愁鬱成疾欲采蝱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以為女子多思其常耳然亦當論其思之是否而許人尤我之思歸豈皆穉且狂乎何不解人意也

四章何焯讀書記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

此詩曰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閱數月而救不至則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係以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則是詩有以激之耳因依也極至其國也兩誰字十分斟酌全神已注在齊桓身上不然如紀侯之依魯黎侯鄭忽之依衛魯昭之依齊何補于事百爾指許大夫之往也百爾所思或云不過問唁之常非也蓋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即

夫人與許君大夫謀者但不如我親自歸衛與衛人謀更當一番親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序補義卷四

詩序補義卷五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衛

說見邶風

淇奥美武公之徳也　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叢子曰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輔氏廣云

曾子首章後六句之説字義明白意旨詳備盖謂當
從大學釋詩也或謂傳者引詩非為此章作訓詁然
後序以聽其規諫説切磋於學問意合以禮自防説
琢磨於自修意合輔氏之言當矣武公老而箴儆於
國曰無謂我耄而舍我則公之學問莫大於受規諫
抑戒賔筵二詩無非以禮自防則其自修亦無過於
此序説誠與大學表裏通篇美武公之德一章是德
之進益民不能忘所以驗其德也二章於嚴肅處形

容充耳會弁皆有嚴整意所謂威服亦敬也故將下四句覆述美之三章金錫圭璧承切磋琢磨來德至此已渾化無迹瑟僩赫咺不待言矣故下四句於寬和處形容之敬而和恭而安故曰德之成

興意直貫到不可諼見綠竹而思君子正其不諼處工夫即在切磋琢磨瑟僩是敬謹之容赫咺是光輝之著皆以容貌言許氏恐其重複范氏謂名譽之著皆非也

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郭璞註爾雅云王芻今呼為鴟脚莎𣎵氏曰綠鹿蓐也釋草云竹萹蓄郭註云此作竹字同音異宋熙寧初吳安度試舍人院有司以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直以為竹遂黜富韓公言史記敘䖍淇園之竹正衛産也安度詩有據遂賜出身事䖍容齋三筆郝氏敬云禹貢豫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漢去武公時至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𥽤不應盡化為有水經註今望淇川無復此

物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興范家相詩瀋曰經傳言竹如易之蒼筤書之篠簜禮之竹箭皆不帶綠字詩言綠竹當是王芻萹竹又戴凱之竹譜漢武冠恂所伐別有一種菉竹理或然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剌莊公也　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唯隱者乎故錄考槃

孔叢子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於世也

此詩形容碩人處全在獨字永字如後世梁鴻之隱霸陵山彈琴自娛夏子治之入林慮山中人無知者管幼安容遼東坐一木榻五十五年皆是也然則此時之世為何世其君為何如君故曰刺莊

考槃集傳謂成隱居之室考槃在澗者猶云築室在澗耳在字方有安頓於諸家為優

詩說云澗阿陸是一處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

旁有阿雖分言之實指一處也

言考槃在澗正如南陽草廬此中大有人在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是首句意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是次句意寬以心體言之便含中有獨樂意獨字無限孤另此時最易改節所謂誓者乃詩人形容其志之堅非賢人真有此誓也唐人詩從聽世人權似火不能燒得卧雲心是誓字之義箋說謬甚

辨說駁正良允

山夾水曰澗有仄狹意寛則居雖隘而心自寛也曲陵曰阿亦有偏曲意邁傳訓寛大言地雖偏而心自遠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進之意亦反對也寤宿一般真樂都從無言處自領何可告人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詩閔莊姜賢而不見答也蓋求其不見答之故而

不得或者世俗所尚莊姜未能莊公頑鈍人也其不相答以是之故乃從俗情上細細揣摹因從莊姜處處推勘而無一不兼之卒不見答是可怪也乃見其可閔也盖對莊公言更說莊語不得莊公好色之徒故其辭褎又勢利之徒故其辭侈而閔之之意却于言外見之

一章碩人者大德之人以稱莊姜良允乃莊姜之淑德概不之及但見衣錦而加之褧衣便見夫人誠樸

守貞含素不尚華飾早與狂蕩之人針鋒不對即此便是不見答之根前二章就平日言後二章方追溯其來嫁兩碩人分界甚明

二章史榮曰巧笑曰倩言巧笑之狀所謂笑靨也亦謂輔靨淮南子脩務訓奇牙出靨酺搖注云靨酺頰邊文又說林訓靨酺在頰則好注云靨酺頰上窐也楚辭大招靨輔奇牙注言婦人頰有靨輔也洛神賦明眸善睞靨輔承權注亦引大招為證按頰輔之靨

謂之笑靨即兩頰之笑渦也即詩好輔口之謂也

上五句已極容貌之美然有下二句方見神氣生動

三章言敖敖之碩人我想其來嫁而稅于農郊也車馬之盛入君之朝一時大夫無不喜君嘉耦而曲體君心者有如此

四章承上來嫁說自齊之衛必渡河鱣鮪葭菼皆大河所有以興庶姜庶士

碩人四章章七句

據左傳詩為國人所作列女傳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是詩補傳云詩言翟茀以朝蓋為得禮不見衰惰之狀况譽為碩人極道容色之美非傅母所宜言國人之辭也續序以左傳有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語遂以為國人憂其無子不知左氏歸重在以完為已子上故篇首以無子提起非謂此詩專為莊姜無子而作而姜之可閔亦不以其子之有無也

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序所謂刺時者盖刺當時惡始而不得以晚盖者也

此詩借棄婦之辭為失身敗行者寫照後序夾雜難通

先儒云谷風說來都是德此說來都是情又谷風節節是哀怨此節節是供牒故同一見棄同一勤勞同

一悲愴彼首章曰德音莫違貞也此首章曰子無良媒弃也

一章有所托而謀謀而許許而送送而下文復思其來曲折之甚

二章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已草草登車矣男子非徒貪色直利其多金

三章歐陽氏曰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黄而隕又喻情意易於衰落耳鄭以桑落為仲秋時又

謂鳩非時而食葚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秋安得有葚按此駁鄭甚當　此一章承上起下作轉捩

四章桑之落矣可言色衰可言愛弛可言金盡凡沒興事一齊迸注都在此四字中

五章言既遂遂竟也盡也我既盡此勞苦之事乃逢彼之暴怒至于見逐乎若云婚姻既遂便與上四句不相粘屬　補正云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則為

夫婦者久矣三歲為婦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

六章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我既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將老字一頓作詰問之辭則尚未甚老也然婚姻自有正禮猶淇之有岸隰之有泮不可踰也今我不能自持相與宴好而邀以信誓初不思其如此適與正禮相反也反是正禮而不思今日見棄固其所耳尚何言哉淇岸隰泮作禮

義大閑說則女之躭兮一段亦有着落

泯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此詩集傳謂思歸寧而不得是也何嘗有不見答之意古序但云衛女思歸未嘗明言何國續序曰適異國亦不知為何國也夫豈有不知所適之國而能知其不見答哉集傳於泉水篇多父母終三字說者遂

以此父母未終亦臆說也夫父母在歸寧禮也何悖於義而思之如此其切耶則父母終可知矣

一章爾爾淇水也爾衛也即爾兄弟也鍾氏惺云抑鬱之情以風調寫之季彭山不解遂以為淫可知風調詩中自有即此以參鄭衛思過半矣

二章以思字領起泉源淇水如在望也而無如終遠父母兄弟何也

三章陸氏詩學巧笑二字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

駕言出遊乃說自已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四章駕舟楫以出遊發抒憂鬱我之願也而無如遠莫致之則亦長為遠兄弟父母之人矣結出一憂字詩所由作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序言刺惠公者得之後序云驕而無禮則非也芄蘭柔弱正與驕而無禮者相反按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人使昭伯烝于宣姜惠公不能禁也且左右公子之徒以其譖殺二兄常懷携貳不得不倚齊為重因而俯從其命如芄蘭然非有依附則不能起此甘為人役之喻也

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縁則起詩言吾君童子之年有成人之佩其所立當何如者乃雖則佩觿而才能我不之知也但見所佩者不獨觿也容刀琫璲且垂其大帶而驚瞿特甚視彼芄蘭同其柔

弱附于大國茶然聽命又何恠焉觿者說苑謂治煩扶亂之物佩觿猶云當成人之任指為君言是借用字容遂帶因佩觿而連類及之服愈盛以見其任愈重也悸程子曰悸悸然心不定也正形容無能處童子原非不美之名惠公即位年已十五六童子佩觿猶云孺子王矣年少而當重任也芄蘭不是興童子興其無才能驁顧退却耳

芄蘭二章章六句

詩億此刺當時之嬖臣也禮記大全長樂陳氏曰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皆非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此序辭費疑有後人增入之字說苑宋襄公茲父為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使人召之

曰若不來是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復立之然後目夷歸也桓公卒茲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詩億河北方流水之總名非必專指大河嚴氏據一河字遂以此詩為宋桓公在時所作盖夫人於桓無相思之理宋仁宗廢后郭氏尚不肯與仁宗私見況賢如夫人耶此詩河廣宋遠皆欲歸宋之意盖作於襄公既立之後也

襄公寧讓千乘之國不忍疏母子之情孝之至也而夫人之作是詩恐傷襄公之心也假而曰靡日不思其子將何以為情假而曰遠莫致之是又明明以迎養示其子也是以寧置母子之情於不論而曰誰謂宋遠乎跂而望之即是也曾不崇朝可至也若曰吾與汝不過咫尺之睽耳問使可以時至音耗可以常通在我不必有倚閭之望在子不必有陟屺之思蓋意實思之而語中為未嘗思者然守不可歸之義而

又曲體孝子之心夫人之情苦矣夫人之賢至矣故
孔子以為德之至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繻葛之戰祝聃射王中肩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絶
無之事諸侯無起而正其罪者維時衛人師敗而還
詩人憤之故託為思婦之言以刺時葢當此之時天
下無王諸侯皆可刺也為王前驅以桓王親將故曰

為王衛師隷右軍軍以右為前故曰前驅也自伯之東槩承為王前驅來王城在東諸侯之師先至京師而後伐鄭衛與鄭搆久矣提出之東以見今日奉命于東非若前此伐鄭遽從而西也如思婦自作齊桓未興天下何知周室況一女子安能大義炯然聖人錄此詩一以見王室陵夷諸侯犯上春秋之所以作也一以見野有遺直志在尊王東周之大可為也

一章嶄然而起味其辭氣絶不類閨閤言伯以强武

之才急趨王事執殳前驅便見諸侯無王而伯獨有王

二章表仁或問曰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

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亦見敵勢甚熾雖天子自將未易為力既為王前驅故雖首疾而甘心無所怨悔

四章憂思所結至于心痗以心痗結此詩詩人之意

可知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狐妖淫之獸雄狐綏綏以刺襄公莫赤匪狐以刺有位衛之淫風流行當時在位之人不尚淑女專尚美色有娶非其耦者如齊崔杼之于棠姜楚巫臣之于

夏姬是也詩人託狐以興集傳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求匹于水之梁失其所求也裳以配衣猶婦以配夫婦而無德如無裳也所以為憂也之子指當時求匹之人

帶以束身言婦德不足以檢束吾身如無帶也　服以章身言婦德不足以光顯吾身如無服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序美齊桓其義不刊而或以為惡文公之不仁味其語意有感德之深情無風刺之微意當楚丘既城衛人漸致殷富而追念桓德銘入肺腑詩所由作也感之者衛所以致其感之如此者由齊桓有以施之也凡詩數章章各有意而此篇别無淺深正以其一唱三歎而意猶餘于辭之外乃見其銘德之深也重在

永以為好言贈以微物猶當厚報永好為期況功同再造而我無尺寸相酬唯有世世子孫玉帛相見齊廷誓與永好而已語複而意無窮正於含蓄處見之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以宣惠而致滅以文公而中興邶終二子乘舟著其亡之因也鄘終載馳著其興之因也衛所以興齊桓之功也故以木瓜収三衛之全局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序補義卷五

詩序補義卷六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程子曰詩亡謂雅亡盖以風則黍離十篇猶作於東遷之後朱子本此以註孟子是也然雅亡之故實有不可曉者若謂東遷無陳善納諫之辭則富辰萇弘王

孫滿之徒莫不忠而有文何難規橅二雅若謂平王之後無事則戰於繻葛出居于鄭豈無忠義之士為變雅之音如云史官散佚則老聃職司柱下聖人從而問禮且晉董狐衛史嚚史䲡魯史克皆其選也何至專録民間風謡偏軼朝廷大制作若云平桓亦有雅泛求之三百篇以實之則又何詩不可附會然則東遷何以無雅竊以意逆之西周風氣敦龎其文厚重朝會燕饗之樂章公卿大夫

之辰告釐為雅音播之管絃雅之所以盛也東都立國孱焉不振地復鄰於鄭衛既無巡狩述職之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於東音東西之聲既異風雅之調遂别夫子所謂有司之失其傳者多矣即如漢武時河間獻王進雅聲詩樂而一時所尚皆新立之樂府晉永嘉之亂江左初立宗廟太常賀循奏曰舊京荒廢音韻曲折無識者於今難以意言然則東周有風無雅猶操南音者之不能强而

西而北也亦猶樂府之不明於唐而歌詩之不能復於宋也不然王風十篇不盡出於民俗如君子于役大夫刺王即雅之北山矣葛藟王族刺王即雅之角弓矣故自西周以來未有大臣獻納而稱風者有之自王風始故曰平王之世無雅也

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全詩未嘗及宗廟宫室并未及宗周序者明白指出用一閔字其一副如醉如噎之情千古如見

劉元城謂往來行役固非一見以當時之景物為行文之次第兩彼字傳云彼宗廟宫室謂我何求者人固不知彼為何處直視為禾黍之區矣不言悲而言憂正以朝廷絶少中興氣象胸中有一段光復舊物之志而不得紓非徒下新亭之淚也或責大夫不為王言夫安知大夫之不告于王而不用乎

范家相云襄公立國之初恐未必將西周宗廟悉犂為田按此犬戎焚毀者耳梁書侯景傳泰清三年十二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于端門外號泣域外使臣且然矣鎬京焚毀大駕東遷久而為田固其所也

按許氏以黍色黃稷色黑按本草黍亦有赤白黃黑數種許氏誤矣黍稷之苗雖頗似粟而結子不同粟穗叢聚攢簇黍稷之粒疎散成枝孫炎以粟為稷誤矣又盧𥶶蜀黍也其莖苗高大如蘆令之祭祀者不

知稷即黍之不黏者往往以蘆穄為稷亦誤也然則粟者總名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耳

黍稷三章章十句

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黍離太平御覽伯封作也伯封伯奇之弟曹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聞伯勞而悔悮故作是詩自毛詩出古序行而諸說皆廢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平王之時西戎作難故戍申戍甫征役繁興又立於諸侯國家新造故錫命聘使不絶詩人目擊其事乃述大夫行役室家思念之辭欲王體恤之也

箋云苟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見身存猶可緩為歸計此中含蓄正不忍言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

而已

賢人隱處則其君可刺此不言刺平而曰閔周者葢平王當屯之初九蠱之六二非有亨屯幹蠱之材不足以圖恢復吾讀干旄而知衛之中興讀君子陽陽而知周之不復西也流離播越與衛相同其君不聞帛冠布衣其臣不聞素絲良馬君子沉抑賤官覺黍離麥秀一副血淚轉付諸執簧執翿陽陽自得上而且招其同志相與偕來然則詩之所謂樂者正其潛

焉欲涕者也乎何必刺哉而以公劉太王之豳岐文武成康之豐鎬棄如斷梗夷然不概於心是可閔也輔氏曰古之樂官實掌教事故賢者多隱于此郝氏曰士不得用并求為抱關擊柝不可得故爾溷職優人按此兩說並通然即一伶官而其時之鞸胞闒翟之可用者正多也其時之高爵厚秩不足有為者又可知也

一章君子二字一頓見中興事業全憑賢者奈何陽

陽然不見其憂戚也傳云陽陽無所用其心也是將宗社絕大愁煩一齊放下但見其執簧而招我曰此間樂吾與爾共之末句蓋招之之辭

此與黍離篇參看彼在心憂二字形容閔宗周此却重樂字反拓出閔之之意不知者乃云謀全身遠害是惘君子非閔周也豈知一身榮辱何與重輕而賢人顯晦實關興廢詩人豈為君子作感士不遇賦哉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不恤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水箋云激揚之水以手激水曰揚如云掘泥而揚波水性本順而激之揚之雖一束薪不能流矣王命本行而顛之倒之雖一侯國不用命矣想見當時諸侯不服調遣不得已以畿内之民戍申盖西周更歷十三王雖幽厲之世從無此事故其事為創見祗覺侯國之民安堵如故而王都之民奔走不遑勞逸既

分安危亦異彼其之子歐陽氏指列國當戍之人懷思歸也

甫許姜族也戍之由申推及之也平王之為姜氏謀者愈周到則戍者愈厭苦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王氏道謂申侯雖有弑君之罪實有存周之功平王固當復父之仇尤不可忘母之難竊以為不然周雖播遷王室聲靈未嘗遽替申侯非犬戎之力

無能勝周幽雖無道非申侯名戎何至社稷為墟誅申侯以復父仇立其子以慰母志天理昭人心奮不待後日秦文之逐而周轍西矣嗚呼秦趙高手握兵柄推刃二世而子嬰一乳臭不動聲色有以制高之命況奄有六百里之京師者乎乃平既委靡而當時諸侯秦襄利取鎬京鄭武利取十邑晉文衛武雖有勤王之功未遂復仇之志此周之所以東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　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

周公營洛王氣所鍾苟得令主不難光復而反仇為恩大本已失於是天怒于上人怨于下饑饉薦臻室家相棄至于如此讀中谷有蓷但見蕭瑟之氣哀慘之音以視西周別是一般天地詩人寫出耳目不思聞見之景而胸中絕大志願灰冷矣序曰閔周有以知其心也夫

一章程子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二章嚴氏粲曰脩長也長茂者亦為所暵興饑饉甚則粗給亦之絕矣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甚于歎矣不善猶言不幸

三章茹敦和曰暵其濕矣言今日之暵或異日而濕以興今日之苦或他日之樂未可知也而女則何嗟及矣言不及待也猶云索我於枯魚之肆耳

詩人所見只一女而歎而獻而泣以漸而深曰有女

曰嘅嘆知非此婦自作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舊謂此詩以兔喻鄭雉喻王罹于羅喻傷敗然詳味

詩意沉痛刻酷云我生之初猶及西周之世我生之

後逢此百凶正東遷之初也安得指桓王伐鄭事桓

王失信以下後儒增入無疑

一章雖善闘守信不踰集傳以免喻小人雖喻忠直之君子是也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罪刑政之外也夫我生之初天下無事尚無待于有為我生之後時方多難遭此百罹安可以無為哉尚且安寤而不動以致百事廢弛更無望其亨屯傾否周之所以可閔也

尚猶也兩尚字一例罹網也言患難也

二章造作為也創造一番使乾坤改觀氣象煥發天

下無事則無待於此無覺如偃卧而不驚覺也形容

平王極切

三章庸功也天下無事無竒功可建今則社稷丘墟

君父為戮百㐫孔棘矣佯聾不聞安望其有功乎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文六年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葛藟猶

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盖引此詩也

通篇三提終遠兄弟盖與王叙兄弟行而以王為昆

也主意全在末章王以他人視之是以他人為昆矣夫以他人為昆而不我恤亦其宜也而吾與王豈他人者前二章却從後一章推出與王為兄弟行則王之父母即吾諸父諸母諸父諸母亦父母也他人可為昆豈他人可為父母乎皆從兄弟推上一層故三章皆𪐴終逺兄弟句先言父母者故為逆耳之言且動之以先王先后之思也

一章綿綿不絶之葛藟庇其本根見王亦同在葛藟

本根中而無不託庇者今不在豐鎬之山而在大河之滸矣王族之從王于東都猶是也

二章莫我有王心目中無此人也

三章莫我聞補正云休戚不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詩譜是平王詩宗序也皇甫士安及崔靈恩集註皆以為桓王時説者因附會為刺周鄭之質子皆非也

采葛懼讒也

此非懼讒於讒言未入之先乃讒言既入疏斥既加

詩人為君子危懼之深也

一章葛性蔓延又善攀附故為小人之喻而上之人

任用之雖君子一日不見則鼓舌蔓延君心頓移有

如三月之久矣況不止一日乎吾懼君子之不免也

二章蕭荻蒿也蕭稂所以害嘉穀小人所以害君子

三章離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云何

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皆以蕭艾喻小人
艾能薰灼其勢可畏小人能煅鍊其毒可憂

采葛三章章三句

原解韓氏愈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口晳人憂
讒每在去後君子日在君側羣邪有所畏而不敢
小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孟子致王憂十寒於去
後趙高使二世人不得見而後鹿馬之計行霍光
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未有不

始於離間而終於陷害者

大車刺周大夫也　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後序陳古刺今其說固非然以詩中一奔字遂定為淫奔天下豈有生未得為夫婦而死欲與之同穴者哉蓋征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辭檻檻啍啍如菼如璊皆言大夫之威炙手可熱豈不爾思爾指室家畏子不敢子指大夫不敢者不敢歸也猶云豈不懷歸畏

此讙怒耳釋宫云門外謂之趨大路謂之奔奔者逃役而歸也既而無可如何則曰生則隔遠所居異室死則相隨與爾同穴復援皦日以誓之以明其不相背負也

王氏道曰觀漸漸之石則王不恤其將觀大車檻檻則將不恤其士戰陳上下均服此毳衣者蓋防守之卒以大夫彈壓之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漢書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則此詩之非淫可知矣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按左傳楚子納息嬀生堵敖及成王是息夫人未嘗自殺也劉向主魯詩亦以此非淫詩矣

丘中有麻思賢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序曰思賢蓋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也傳云留氏也

子國子嗟之父

此詩傳神在疊句結穴在第三章末句此曰留氏子嗟彼曰留氏子嗟則思之者非一人麻熟而屢思子嗟之來麥熟而屢思子國之食李熟而兼思二人亦所思者非一時非一處想見民間家人婦子一飲食一居處一燕會無不反覆歎息纏綿不已非斯二人

深入民心何以至此彼者在彼而不在此也佩玖傳云美寶也民安物阜國之寶也家給人足民之寶也所以思彼二人如此之切者以其貽我以至寶也賢人為國之寶有其寶而棄之周之所以不復西也故為王風之終

先言子嗟而後及子國或王惡子嗟并子國去之或王惡子國先去子嗟使之不安其位説者乃云無父子並斥之理又曰不宜先子後父皆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范逸齋謂子嗟子國兄弟也說既無稽何氏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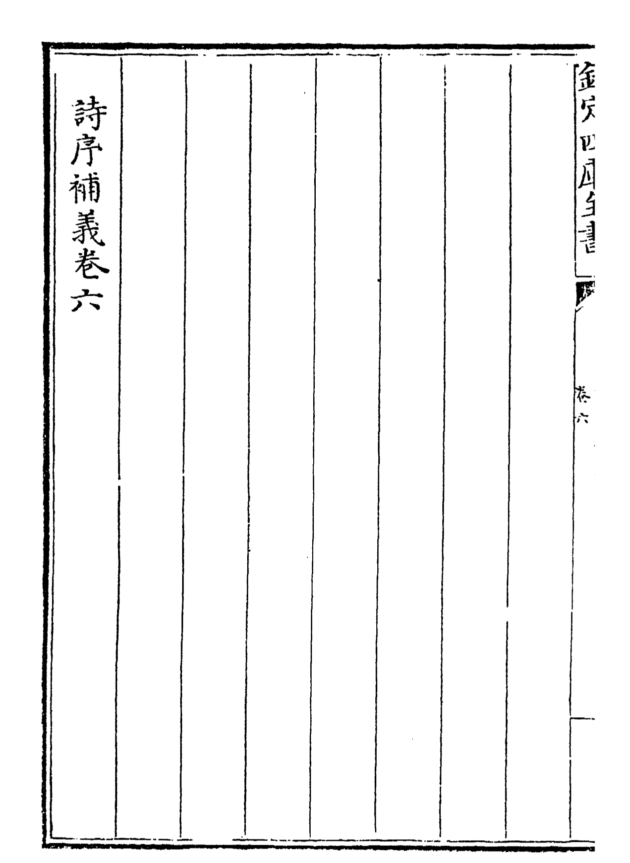
鄭桓公淫于鄶夫人季妘此詩季妘所作復廣引

典故以證其說李迂仲曰詩中所言即是事蹟此

言甚當如泥詩言而必求當時之事實之則一部

左國何事不可以牽合耶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二十六句



詩序補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詩序補義卷七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鄭

鄭詩不淫馬氏端臨言之詳矣而夫子曰鄭聲淫說者因謂鄭聲自淫鄭詩自正也豈有論其詩則忠臣賢士語其聲則里巷佚邪者乎蓋夫子所放者別有所謂鄭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之謂也春秋

時鄭簡公以師觸師蠲賂晉悼矣後又以師茷師慧賂宋慧亦自云淫樂之矇意必當時新撰一種淫哇以媚强國而聲遂流傳聖人筆削在一時賡歌在衆口豈能驟奪其所習而使之一歸於正爲邦者偶一不察足以亂樂故夫子亟欲放之也如必以鄭詩爲淫則秦以女樂遺戎齊以康樂遺魯真淫聲也豈亦以是二十一篇爲樂章乎古樂之不傳久矣樂書云東漢雅樂郎杜夔已老祇記鹿

嗚騶虞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太和又亡其三至晉而又無傳然則東萊所謂三百篇皆中聲朱子非之竊恐無所據以知其是亦恐無所據以辨其非也魏文侯以鄭衛之聲為新聲子夏亦以為新聲此二十一篇自桓武以來即有之豈傳至戰國而反以為新者哉新聲云者新造之聲艷麗之曲代有創作俱謂之鄭聲者以淫樂始於鄭也其中不過極形男女閨房之欲所謂奸聲以濫獶雜

子女不知父子正謂此也又考漢志云鄭聲施於朝廷哀帝時鄭聲尤甚而左延年之徒以善鄭聲被寵隋書安馬駒曹妙遠等能造曲多習鄭聲三百篇之聲亡久矣豈鄭詩獨傳于後世乎然則鄭聲别有其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也若此二十一篇班固惟以出其東門溱洧二詩徵風俗之淫其餘多忠君愛國之意思賢懷人之作音節雖曰優柔本體自爾剛直而直指為淫竊恐其未必然也

緇衣美武公也　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記曰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是也續序之說非也好賢之詩多矣而聖人必以緇衣爲法者豈獨以其志哉即音節神韻之間具有纏綿悱惻之意焉連用四兮字兩子字兩予字一段親愛之神如見

一章緇黑色緇衣武公所與賢者之衣也宜稱也言新成之衣長短與身相稱也予無珍惜之也服之而敝予又改為也且適子之館凡罷用之具使令之人果無不適意否也子或省親而還歸則途中飲食予授子以粲無稍匱也粲餐也何以不言車馬其所常有者無待言也蓋武公養士於學之詩

二章好謂既敝改為而色鮮明也服之而敝則又改造有加無已也

三章蓆改造而更寛大也敝又改作始終不變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此欲莊公之保全叔段而作此詩以諷之也言公之封段于京不得已耳祭仲之諫公也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嘗曉之曰請仲子兮無踰我里以比無預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以比無欲徙段於他邑也

吾豈敢愛段之才寄以人民社稷乎畏我父母故也

仲子君將不堪之說殊可懐也而父母請之之言亦

可畏也畏即所云焉避害是也然不與以師保而聽

其所為必至於作亂吾恐里中樹杞不能相庇又縱

尋斧焉已也蓋詩人以仁厚居心以忠愛事君以防

微杜漸憂國以保全骨肉悟主莊能用其言何至為

克段之舉哉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悦而歸之須三章合併看乃見叔段之美之至其所以為美者正其大不美者也而莊公則俟其自及可刺也詩人習見叔段遊獵前後而形容之覺隨舉一事而京城里巷總無與之相比又仁人多不能威武威武之人多不能延接賓客叔兼有之乃為盡美然以見其遨遊里巷狎比小人招集亡命走馬擊劍後日敗闕並著於此而公置之不論則寵之者乃所

以陷之也詩人所為刺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漢宣帝以次子淮陽憲王聰達有才拜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誼由是太子遂安齊髙帝從弟季敞性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皆因其所闕而儀以賢佐使之潛移則莊公於叔段可刺矣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篇俱作叔自于田而公所二字苦無安頓惟傳善說詩乃曰叔之從公田也則獻于公所句最著眼而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尤為一篇之綱蓋詩人想莊公失教之故或者平日一種粗厲輕儇之習足為亂階者未嘗親見之故不以為意耳至從公田獵公所目擊也襢裼暴虎誇示乃兄而傷女之戒藹然形於莊公之口吾以為無傷也其臨事之善射御者如此事畢之整暇者如此夫安得傷之所可懼者負才恃衆

未聞父兄之教師保之訓吾恐禍在蕭牆危如履尾正不徒區區禮禓閒矣詩人于莊公口中露一狃字若已深中段之痼疾又用一傷字若已預知他日敗闕而一時之言旋過旋忘欲保骨肉無傷不可得矣詩人忠愛之至彼祭仲公子呂輩豈足及此哉不義得衆之説本之後序疏以負才恃衆易之甚當

箋云宵田也非也蓋焚林而田也如組如舞傳曰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疏云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

大叔親自御之下文又良御忌方大叔自御

嚴氏粲云磬以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善御也後手絕力而縱前手攧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　射御之善俱是一時事又俱是從公時事段以公戒其無傷葢逞其武威鼓其技勇以見弟優為之不煩阿兄致慮也

按古射御用兩人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是也段此時心目

中有莊公在故將御者之轡自己執之隨御隨射顧盼自雄顯出超羣軼倫從來未有之技使觀者歎服方足驚動乃凡

首章言火烈具舉舉起也蓋火起虎出段握拳迎之的是初獵事火勢漸揚禽獸並出故驅車逐之的是中間事火勢已盛禽獸四散已畢故車遲發罕以終焉只寫火而次第不紊如此　罕傳曰希也如鼓瑟希之希猶間隙也謂漸漸希間去正與慢字對而叔

之餘勇可賈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左傳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向不知所據及

讀詩後序知杜氏所本也然三傳及史記俱不言克好利後序何以知之葢以殺申侯傳而臆揣之耳鄭文殘忍過人如執王臣使盜殺二子皆優為之何有於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之而反授之以兵陽若任用而隂去之耶故孔氏疏春秋以為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文公非忌虎假以翼也逆料清邑之兵非其素將久留河上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鄭而奔也後序周納高克幾與

申侯同科聖人灼見至隱大書鄭棄其師而不言高克出奔朱子歸獄鄭文而削去克之好利萬世之是非定矣

上二章作引起之辭上三句言車馬器物整齊若此而問其所事則河上翺翔而已

矛之上勾曰喬二矛故重喬李迂仲謂只寫甲兵之盛若云英敵則未有英敵而車馬猶武健者　恭録

折中云左後軍右前軍也旋迴抽拔也自彭而消自消

而軸時更久矣止馳駟介不建二矛無鬬志矣翺翔逍遥之態忽而變馬左軍旋車而欲返右軍抽隊以潛遁中軍高克自將作為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有潰而已於是左右之將返國而中軍之將出奔

謹案高克所將雖止清邑之兵然鄭師所至每分三軍繻葛則分中軍左右距衛人伐鄭鄭以三軍軍其前則此分三軍可知然不言軍則以不滿二千五百人之數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以詩為公子素作意其或有傳受歟

羔裘刺朝也　言古之君子以諷其朝焉

凡刺詩而語若稱美者續序悉云陳古刺今非也此美其大夫而古序云刺朝何也葢刺朝廷之不親任而置之疏遠之地也凡言彼其之子猶云彼人耳皆外之之辭如王之揚水魏之汾沮洳唐之椒聊曹之候人皆是葢美在彼則刺在此也對居内者言則居

外者為彼對親任者言則疎遠者為彼此大夫云彼其之子或已去位而追念其在朝之日或居疎遠而數稱其才德之全蓋惜之也觀下篇遵大路之思賢則知此時賢人之不得志者多矣

一章洵直與下章孔武一例直訓順順理之謂也順理而率意徑行非佞也故必從容盡善乃見其美命天所賦之理舍者中心安之不渝正形容其安處時勢益險阻此心益順適　此章就從容順理處美之

已包下二章意次章就果斷處說末章就文采處說皆舍命不渝之一節也

二章孔武有力謂遇事有擔當有骨力也司主也一邦之中無剛正之人則是非可否全無主張之子為正直之主一邦賴之

三章三英裘飾當從集傳朱子以此句言裘故以上洵直孔武俱以裘言傳以洵直指大夫說故以三英為大夫之三德按此章已作别調不與上章一例故

上二章從傳而此章當從集傳

名南羔裘其飾五紽五緎而此云三英豈古今異制

損五為三耶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序言思君子乃從既去之後追想臨去之時一段留

行情緒而思之彌篤言君子之去時我執子之袪曰

無以失禮惡我我先君故舊不可遽忘也而飄然遽

去先君有知能無悵然蓋使其君聞之知賢人在國衆心所歸而先君舊臣不宜輕棄從對面一照而君之不可寔故已在言下不言惡君而言惡我呂氏曰婉辭也故謂與先君故舊也或云摻執子袪子字蓋面言之然則畏子不敢亦豈嘗與大夫面言乎詩人與君子有同僚之誼原非泛常國人故思之切如此後序謂莊公時亦無據自莊公後代多失德君子以為醜行而吐棄之故曰無我魗好箋云善也當讀如

字言今雖可棄而昔日先公之善不可遽忘繞與醜字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刺詩有譏刺則指其過之謂也有風刺則規諷之謂也雞鳴之詩乃賢婦以其夫不說德而箴規諷切之也前二章規其懷晏安而忘職業後一章規其暱閨

房而忘取善續序陳古刺今非也

一章首二句苦難安頓遂致通節不靈如謂女方曰雞鳴而士且曰已昧旦則士勤于女矣尚須婦速之興且婦猶寢何假規其夫彼爛然之明星又何以見之也竊謂此章俱婦人之辭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是雞鳴而起乃人之常此蓋賢婦夙興而其夫猶燕寢乃告其夫云興居之節女曰雞鳴而起士之起或稍遲於女亦當曰昧旦而起矣子試興

而視夜明星爛然非昧旦乎翱翔弋射男子之事尚其勤厥職哉不言夫婦而言士女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截然不可踰越勿安於夫婦之私情也子興者速之使興視夜之早晚也明星有爛昧爽也翱翔有鼓舞踴躍意正振其惰心使之勃然興起也

三章決非一時之言朱子次章謂既得鳧鴈而歸末章云又語其夫界限分明其夫既弋而歸婦又語之曰弋言加之試與子宜之與之飲酒以期偕老斯時

也勤則不匱足以資生樂而無荒足以蓄德而琴瑟之在御者亦靜好焉　男修其業女勤其職黽勉同心夫婦相保所謂偕老也射弋不過其中一事飲酒和樂易流燕昵琴瑟室人淫心故以靜好為言

三章然止警戒于帷房之間而未能親賢友善猶非說德者也此章不言子之當贈當問當報只形容自已說德之誠而君子之當親賢自見此從對面託出倍見真切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車舝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此賢婦真令人有高山之仰景行之行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使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藉昏姻之故求繫大國君子恥之忽之辭昏可謂有君人之度丈夫之志矣祭仲勢利之徒其言不足深

責而詩人乃以之為刺聖人又存而弗削此則大可駴者竊以為此詩之作當在昭公出奔之時葢忽承莊公餘烈郎之戰惡曹之盟與齊最睦山戎伐齊忽執其帥大良少良歸之固有功於齊者也齊侯兩請妻之又與忽甚暱也使忽有中主之材仲執突歸發兵拒守而請齊為援亦足自救觀忽奔而齊再伐鄭納突而齊不與忽被弑而子亹誅渠彌轘則齊之能為忽用也明矣乃敵未壓境抱頭鼠竄固已大誤又

不奔素所親厚之强齊而倚託苶然無氣之衛朔越五年而朔猶未免於奔其能如忽何詩人目擊其事而心傷之謂人君之擇所與猶親迎者之擇所偶也朝榮暮落之舜華乃與之同車雖翺翔佩玉何益焉而彼美孟姜美且都者反無作合之意可謂昧所擇矣彼者外之之辭後復警之云齊侯請昏之德音汝豈忘之純是一片借境首序所謂刺忽也後序以此為忽罪豈足以為訓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此詩

宣子稱為暱燕好可證此詩之旨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所美非美然

五詩皆作於昭公奔衛之日厲公竊位之時而此一篇則以子都指忽而狂且目突也子都莊公時人鄭之美麗者也故鄭人以意所美者即為子都子充猶子都也褰裳後序以狂童指突其說是也而傳誤以為指昭公按鄭風言狂言狡皆指突也春秋弑君篡

國不絶書而執其臣使廢其君以立其所私則自宋
創之鄭以小國受制莫敢誰何于是日望昭公之來
而寄棲于衛者四年若不知有鄭者故詩人作此諷
之使知人心猶繫乎故君鄰國非可以久託也或曰
何不明刺之乃寃若婦人之言何也突猜刻人也祭
仲立之而欲殺仲傅瑕迎之而卒誅瑕斯時昭公在
衛其勢岌岌國中稍有向背形迹難以免矣詩人以
思忽惡突之心而若為女子之刺男子者然不見乃

見猶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耳此際苦衷正難告之千載下耳國史知其心故曰刺忽亦諷刺之義也

一章扶蘇宜在于山荷華宜在于隰輿子都宜在于國者也乃見此狂且而子都者漂泊他邦無所棲寄乎

二章山不惟有扶蘇而又有橋松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游龍木則惟喬竦挺拔也葒則枝葉放縱竦奮發也今狡童在國而子充委靡不振一籌莫展乎上章閔忽之失所此章則刺其不能自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攑兮刺忽也　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鄭突因宋得國而宋多責賂鄭不能堪也魯桓欲平宋鄭連年盟會而鄭必取盈鄭難再索突遂邀魯以戰宋復以魯紀敗齊宋燕衛之師迨宋以齊蔡陳衛報伐入其國都毁其祖廟而鄭竟不能禦則突憾甚矣當是時宋既成讎齊復搆怨而齊與昭公有夙好者也使昭以一乘入齊齊必為昭用以齊要宋合兩

大國之師以納昭如疾風捲籜耳昭何為而安居於衛哉

一章詩人喚醒之曰今日時勢如風之吹籜女知之乎齊宋兩大國若曰女秉此時以倡之則予必從而和之矣得國猶反掌也叔伯與旄丘之言叔伯同謂齊宋諸國也倡字略斷予諸侯自指也詩人有所畏不敢斥言故隱其辭也

二章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于吹矣要要結也言女

能倡我亦當要約與國連兵以納女也非齊宋之果有是言詩人設為是言以見其事可操券而成也倡有結强援中大義秉時振起意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按朱子答徐容問云忽有甚狡若鄭突却是狡此詩乃鄭突簒位之日詩人不仕其朝思忽而諷以發憤歸國也狡對柔懦言不與我言不仕其朝喜其不與

我謀也不與我食恥其食為不義之食也維子言無貳心子指忽諸侯未踰年之稱正忽出奔之時也不能餐不能食憂其柔懦終無以復國亦諷刺之義

或曰詩人何以不刺突所謂刺者諷諫之義忠臣之所以施於君者也突則絶之於鄭矣何為刺之

突逐凡據國羣臣如祭仲輩俯首聽命代為畫策方以與言為榮受禄為幸而詩人皭然泥而不滓懇懇焉惟故君是念豈非歲寒松栢疾風勁草乎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鄭之賢人思忽而刺其不知復國之道也子指忽言子惠顧而思我則當使人褰裳涉溱至鄭而求我矣子即不我思鄭國中豈無他人如我者欲為子畫策乎狂童之狂已甚逆理恣行人心不附可乘之會也而淹留異國苶然不振可怪也

晉文公之復國所賴狐偃趙衰諸人衛成公之復國

亦賴甯俞諸人未有無謀臣竒士而能成其事者鄭忽覊衛四年其從亡諸臣皆猥瑣之才始既昧于所從繼復戀棧不去卒至一籌莫展非鄭無其人也有人而忽不知用也詩人作詩招之忽猶未悟必藉祭仲之迎而復國未幾身死賊手藉有賢人何為至斯

褰裳二章章五句

顧氏炎武曰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李因篤云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降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然則五詩之作于奔衛之日暸然也式微曰微君之故黎侯即位久也狄童曰維子之故忽未踰年也皆臣子之辭耳如在復國之時夫子明以

世子之國史何為斥其名哉或謂刺忽之詩何以獨多昭公為莊冢嗣素繫人心而廹于强令坐視其君父之出走而不一援手舉國中曾無哀怨之音則天理絶矣此忽詩之所以多也五詩雖同刺忽而義各有主聖人存而弗削者一以見名義既正雖至失國猶足以繫人心一以見先王之澤忠義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丰刺亂也　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首序刺亂者有三有刺滛亂者有刺國亂民貧者有刺不用賢而致亂者此詩則女子適人不得其所困極而自悔之辭詩人述之以刺國亂民貧也言已之在母家也俟巷者有之俟堂者有之求昏者之衆也斯時即于求我者之叔兮伯兮許其親迎盛服共駕何至有今日之阨乎蓋或格於擇壻過嚴或阻於他故未偶皆不可知夫不以今日之家室為可安而轉

以從前之庶士為可慕國亂民困衰世之音也四章皆自悔之辭固非望其再來迎巳亦非欲他人之迎也

人情憂喜極時往往為過分語求昏者多而云既有俟巷又有俟堂悔其不送悔其不將皆過分語鄭氏以為親迎誤矣親迎無婦自迎壻之禮是從極失意後癡心摹想從前一番熱閙不可多得也

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為加景景與褧通加褧衣

于禮衣之上避道路風塵也故傳云嫁者之服然曾子問孔疏云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無錦衣衣裳用錦箋云庶人妻之嫁服也蓋言錦衣也而復加褧衣錦裳也而復加褧裳嫁時之服已備斯時也子得以自主之叔伯即指上俟巷俟堂者駕字當讀斷言許昏而使之親迎也又在送將之後衣錦褧衣二句顛倒重複蓋困極無聊回想前日從其身上衣想到裳又從裳想到衣歷歷艷稱却是嗚

咽之甚若作女為悅已者容便失其旨

中谷有蓷之婦人已至仳離而但曰不淑曰艱難未嘗遽怨也此則失所而菲薄其夫鄭俗不如王風遠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先儒讀逸詩唐棣之華以為辭無甚曠非淫詩如淫則夫子不責其未之思矣此篇乃反其室遠之說正

合何遠之旨宜為聖人所取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纎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古人直以此詩與杕杜緇衣並用故説者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二語足該蒹葭一篇而序云刺亂者當與下篇參看蓋賢人隱處人君棄而不求邦之所以亂也下篇曰風雨如晦則亂可知也故序但云思君子此云子不我即則棄賢可知也故序但云刺亂序詩者亦序其未明之意耳後序傳箋皆無取焉

一章言賢人立品之高也東門之外有墠墠外之坂有茹藘生焉此賢人之室也其室甚邇矣而其人則遠不以禮致之不可得見也夫室之邇人何以遠人之遠也亦君自遠之耳

二章言人君棄賢以致亂也踐行列貌言家室中之內外上下截然整肅也豈賢者置身局外坐視國之迷亂而不一救哉賢人若曰豈不思爾而一救正乎亦子不我即雖欲救之無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傳曰興也謂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也雞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也然兼有賦意憂世之士當此晨夕徬徨永夜安得君子正色立朝不改其度撥亂而反之治乎下二句從反面透出思字意既見而夷則未見而臲卼矣既見而瘳則未見而若負重疴矣既見而喜則未見而抑鬱愁慘矣夷集

傳平也傳訓說便與喜字複

詩所淒淒風雨初至而寒涼也瀟瀟既至而有聲也如晦風雨而晦冥也雞初鳴則喈喈然相和再鳴則膠膠然相雜三鳴而將旦則接續以鳴而其聲不已矣夷如病初退瘳如病既愈喜則無病而且喜樂也云胡不喜此憂劇之辭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此當時賢者為閭師黨正主學校之事故言今日者學校荒蕪生徒解散無以作育人材悠悠之思以漸而深焉而無賢君相振興學校之意隱然見于言外青青子衿不一其人也是為師者指其弟子而言往往教也嗣音謂繼續其絃誦之音也來來學也乍往乍來於城闕之間便有輕儇恣縱意一日三月所謂悠悠我思也亦以見一日荒落已有一日之害況不止一日二語通篇著眼處為人上者廢學不修

吾恐有用之子衿流為佚遊之比匪人心風俗之患可勝言哉語語為子衿丁寧却語語為當道提醒

子衿三章章四句

房玄齡問於薛收曰道不行矣夫子何營營乎收曰上失其道則下修之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廢也言雖無興起學校之人而嗣音者當在子衿耳自秦坑儒燔詩書

天下以學為諱漢祖馬上得天下未遑禮樂而一二老生於兵戈荊棘之際誦法孔子私相傳授人自為師乃得十一於千百漢武以來崇儒重道而宿儒名彦崛起以經學鳴毛公之於詩亦其一也苟非漢儒為先聲宋儒雖欲表章無由矣得魚忘筌豈通論哉

揚之水閔無臣也 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箋謂同姓臣所作是也後序以為閔忽則非也

亂臣弑逆必先翦君之羽翼使之孤立於上而後惟我所欲為至於宗室大臣尤所深忌詩人同姓親臣當君弱國危之日憂讒畏譏之時此身一去而君隨之故不覺垂涕泣而道之也

一章激揚之水不可以流束楚興異姓之人不可以間兄弟也昔也兄弟世臣徧滿列位而漸次删除至於終鮮所存者惟予與君耳言汝親之也彼方謂人

之親汝勝于凡弟用凡弟不如用他人此必無之理
迋汝之言也

二章惟予二人言凡弟在君左右者我之外更無一
人危之亦痛之也姚氏舜牧曰迋是一時之妄言不
信是平日之不誠推極于平素甚言其不可信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班固地理志鄭國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此其風也則二詩之旨瞭然矣序云閔亂閔淫亂之成俗也

主持風教者敬以修己禮以齊民斯廉恥之心生治遊之習化鄭上下習為淫風故出其東門而袨粧麗服紛然出遊至于如雲之多凡賢人所為觸目深惡者當時恬然不以為怪故不以無恥為可刺而轉以

沈溺不反為可閔也匪我思存言雖則如雲之多非我之所取者也惟此樸素而無妖冶之飾勤儉而無佚遊之事相與樂之以為内助而已極華艷之地提出綦縞以明己之好尚在此而不在彼所以挽回世道也　如雲非必皆淫女也通解云不過治容誨淫耳

如荼言如荼之輕白可愛也吾惟此縞素之衣茹藘所染之布裳聊可與娱而已便見夫婦之外更無同

志世道日非風俗日壞可閔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蘓傳鄭人困于亂政慼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義取此矣

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耶韓詩外傳家語夫子遇程木子引此詩以教子路以有美一人比程木子知此詩之旨矣　以蔓草之遇零露反興民間之不得厚澤也推其故朝無君子耳有美一人指賢人也清揚者眉宇之間可慕悅也古人於賢人得於觀感之間則眉目間當有不可掩者邂逅不期而遇謂賢人與君相遇也若言與我相遇何益之有適我願者膏澤下於民也與子

偕臧君子得行其道小人得遂其欲吾與子皆得其臧也序云思遇時思遇夫賢人柄用膏澤流行之時也有美一人有字最重有此人而用之澤可遠施望之也有此人而不用民不被澤惜之也在當時必有所指矣男女失時以下講師附益耳

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兵草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衛二國獨以淫稱後序推其故衛則由上所化而鄭未聞也因想到公子五爭男女相棄失其配偶釀為淫風故出其東門以下悉歸此時今考溱洧一篇男女出遊采蘭相謔何嘗一毫困頓朱子駁之是也至於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風俗通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非獨鄭有之韓詩内傳桃花水下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䰟祓除不祥斯則專指鄭矣男女

聚會積久遂成淫風詩人目擊而刺之曰士曰女皆旁觀者述之之辭蓋叙其事而可惡處使人自思如衛之桑中是也
詩中皆是女子誘男故朱子曰衛猶為男悅女而鄭皆為女惑男蓋以此詩推之也兩方字有方來未已之意早已注著下章殷其盈句
二章只用殷盈二字而界限分明
蕳蘭也蘭品最貴而今之蘭非古之蘭朱子楚辭辨

證云黄魯直言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云似澤蘭則處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草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黄說者皆不相似大抵古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又吳草廬有蘭說甚詳今所謂蘭因黄山谷稱之遂謬

以為離騷之蘭夫今之蘭其種盛于閩朱子閩人豈不析其土産而辨析如此世俗猶以非蘭為蘭也按家語晏子云蘭之本三年湛之以鹿酳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註云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鹿以酒漱口曰酳夫惟蘭之根葉俱香故投於酒而香冽其貴敵匹馬若今蘭之根投之酒中立見敗腐矣尤可為今蘭非古蘭之證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王氏柏欲舉聖經中朱子所謂滛者盡删之其說曰滛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于雅樂也審矣故新臺牆有茨十篇猶可存之若滛奔之詩雖閭閻小夫莫不醜之令夫童子淳質未離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於朝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計三十有一篇焉且召南之野有死麕王之大車秦之晨風齊之綢繆唐之葛生朱

子不謂淫者亦以為淫而去之明李經綸亦欲删詩大旨如王洵如是也王李欲洗千古之淫詩以正人心而聖人獨留此淫詩以蠹風俗乎夫乃知淫詩聖人早删之固無待於後人之補救也其不删者刺淫而非淫者之詩也

孔子謂放鄭聲朱子以為鄭詩宜放然鄭詩中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不可以為淫也豈不知放之者并此四詩放之歟抑存此四詩而不放

也欲存之而槩曰放之不可也欲盡放之而一則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誠再則曰好賢如緇衣於樂則放之唯恐不速於修身立政稱之惟恐不至毋乃相左乎今惟左氏傳一書可以證鄭詩之不淫而說者則又以為斷章取義夫斷章取義亦必有義可取以太王之事為文王以衛之仁人為孔子所謂儗人於其倫也若淫昏之人狹邪之語何義可取而比强國之諸侯大夫欲其母免於罪戾也

得乎哉故曰鄭聲者别有滛聲而非此二十一篇之詩也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詩序補義卷七